

长征

全记录

长征人话长征

长征是宣言书，
长征是宣传队，
长征是播种机。

长征

ISBN 7-5376-2027-X



9 787537 620277 >

ISBN 7-5376-2027-X/1·794

长征全记录

——长征人话长征

第八册

主 编：王长龙

执行副主编：周国栋

副 主 编：顾玉清

目 录

- 六块银元..... 康海生(1)
- 过格达寨..... 余洪远(6)
- 百丈决战..... 徐向前(12)
- 风雪夹金山..... 王银山(22)
- 在跟随徐总北上的日子里..... 孙继争(26)
- 生死相依永难忘..... 符必玖(36)
- 咱班的“王政委”..... 赵连成(42)
- 董军长教我带兵打仗..... 赵杰(48)
- 风雨历程战友情..... 吴立兴(55)
- 草地的“保护神”..... 曾朝富(61)
- 赶队..... 冯玉乔(69)
- 艰苦的草地行军..... 潘峰(74)
- 红军骑兵显神威..... 许世友(83)
- 罗军长筹粮..... 刘良栋(91)
- 噶曲河边设兵站..... 杨以山(96)
- 曙光在前..... 蒲润(102)
- 刻骨铭心战友情..... 熊晃(107)

- 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····· 陈树明(113)
-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····· 沈润生(118)
- 金川保卫战····· 余洪远(123)
- 红军长征过藏区····· 天 宝(128)
- 红军藏民独立师····· 金世柏(137)
- 哭马骏····· 李中权(145)
- 董振堂让骡子····· 刘子云(154)
- 长征途中的朱老总····· 杨以山(159)
- “电台重于生命”····· 周 维(164)
- 好政委····· 陈宜贵(171)
- 感天动地赤子心····· 严长寿(185)
- 长征路上一家人····· 李中权(190)
- 红军妇女独立团····· 华全双(197)
-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····· 陈颜秀(208)
- “金莲”万里行····· 周起义(222)
- 难忘的两次会师····· 郑维山(238)
- 三军友谊铸丰碑····· 罗汉章(253)
- 尝过分离苦 更觉会师甜····· 郑维山(260)
- 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组织序列····· (271)

六块银元

康海生

一块旧手绢，包着六块银元和我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证。每当我打开小包，捧着这六块银元的时候，就不由得沉浸在怀念和悲痛之中，想起我的一位战友——老何。

老何是位老同志，湖北红安人。我们平时都叫他“老何”或“何班长”，所以，名字也记不起来了。早在大别山暴动时，他就做炊事工作。四十多岁的人，由于艰苦生活的磨练，看上去更老一些。他待我们年轻人，就像对自家孩子那样亲热，怕你累，怕你饿，有点啥东西，自己舍不得吃，都给你留着。工作起来，他又是那么积极、热情。行军，一副几十斤重的担子一人挑；住下，就忙着照顾我们的吃喝。我们警卫班的同志都喜欢他，更尊敬他。

我们第一次过了草地，没有随毛主席北上，却沿着一条错误的路线，又回到了草地。走到夹金山那儿，老

何同志掉了队。我盼着他快点赶上队伍，我想，现在生活这么艰苦，环境这么险恶，如果老何在，有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，他都可以替我们想办法去克服，那多好！

一天，两天……我天天盼，夜夜想。每次准备东西时，干粮呀、草鞋呀，我都给他留了一份，心里老想着，等他赶上来，给他来个“突然袭击”，全都交给他，让他高兴高兴。

那天，我们来到了芦山、天全一带。这时，老何同志已经掉队七八天了。天气挺冷，晚上，我们几个人正在屋子里烤火，走在后边做收容工作的邹参谋进来了。我知道他是走在行军队伍最后边的一批人，看到他，心里就又想到了老何同志。可是，还没等我问，就见邹参谋慢慢地从腰里掏出一个小包，迟疑地递给我，低声说：“给你……这是你的钱！”“我的钱？”我看着这小包愣住了。我紧盯着邹参谋的脸，望着他的眼睛。半天，他又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是老何留给你的！”“啊？老何呢？”我脑子里嗡嗡地响起来。我把那个小包打开：一块小手绢，包着明晃晃的六块银元。我明白了。那还是在川陕苏区时，我们破天荒地发了一次津贴，每人得到一块银元。除我自己的一块外，还有五位首长的五块，一起交给我来保管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过钱，况且这次发的银元不是一般的“袁大头”，而是苏区制作的印有镰刀铁锤标记的新银元，我就将这六块银元留作纪念。当时，我的年龄很小，怕丢失，就交给了老何同志替我保存着。现在突然又见到它，我立即追问邹参谋：“老何呢？他还没上

来吗？”邹参谋沉痛地对我们讲述了老何同志牺牲的经过。邹参谋走到夹金山那儿，在一条河旁边的悬崖下，看见了老何同志。他躺在那儿不能动了，说话已经有气无力，那副装满炊事用具的担子还放在身边。邹参谋蹲下来，看着老何同志，知道他不行了，可是还想用牲口把他驮回来。老何同志不同意，他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他有气无力地推着邹参谋：“你们赶紧走吧！我不……不行了……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这包钱来，连自己的小手绢，一起递给邹参谋，喃喃地说，“把这小包交给小康……”

没等邹参谋说完，两行热泪从我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淌下来。同志们也都难过得低下了头。多好的同志啊！多少天来，他不是跟我们一样渴望着胜利，珍惜着每一线生机吗？而现在，为了不拖累别人，自己默默地倒下去了。在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战友。我心里天真地怪怨邹参谋，为什么要接这几块钱啊！要是不把钱带来，不知道老何牺牲的消息，我还会永远盼着和老何同志见面的一天——现在不成了！

没了老何同志，我就像失去了什么，心里焦灼不安。晚上，我想起老何同志的牺牲，千头万绪的往事，涌上了心头。我仿佛看到，老何同志挑着一副几十斤重的担子，一双敦厚善良的眼睛凝视着前方，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，默默地朝前走。那时，老何同志比我们辛苦得多。常见部队出发了，老何还在收拾担子；到了宿营地，我们休息了，他却在给大家准备吃喝，起早睡晚，几年如

一日。

我想起在去茂州前的一段往事。那天，我们从江油出发，要到茂州去。老何听说那里条件差，担心首长和同志们到那里吃不好，就买了很多油盐自己担着。走了几天山路，累得老何直流汗。我想替他担，他不干。我就悄悄地劝他说：“少担点吧！够首长和同志们吃不就成了吗？”他望望我说：“哼！少担？到那里不好找呀！同志们吃不好，找谁去？”我劝他匀给别人一点，他也不同意。有一次，他病了，瞒着大家，照样坚持挑着担子赶路。后来，他病得厉害了，眼看跟不上队伍了。通信连一个同志告诉了我。我马上找到他，让他分出一些东西，放到别人的担子里。他还是不肯。他的理由是，自己觉得累，别人就不累吗？首长吃的东西，自己保管着也放心。看他这样，我只好拿走他的行李，放在马背上替他带着。可是，我只替他带了一天。第二天早晨找他要时，他又慢声慢气地拒绝，怎么也不给了。

到了茂州，我们的生活真的艰苦了，首长和同志们时常没菜吃。这时，老何就想方设法地照顾大家，挖了点野韭菜，嫩的给首长和同志们吃，老的留给自己。那时，油盐很稀罕，虽然他带得并不少，但他自己从来舍不得动一点。

几年来，老何同志对工作没皱过一次眉头，没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。他经常说：“只要首长和同志们吃好就成啊！”他从参加红军就做炊事工作，直到永远离开我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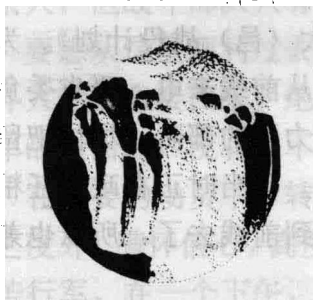
老何同志牺牲以后，我一直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。我

把他保存过的钱，还有他的小手绢和我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证，紧紧地包在一起，带在身上，继续前进。直到现在，一个纯朴忠厚的革命老战士的形象，还是活生生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有多少像老何这样的好同志，为了革命事业，忘我地工作，在生死关头，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而自己却默默地倒了下去。

老何同志啊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

编者注：

本文节选自《星火燎原》丛书之（2）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。



过格达寨

余洪远

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，四方面军南下攻克金川后，川陕省委、政府机关即由阿坝搬到这里。但方面军总医院、工农医院等后方机构计万余人仍暂留阿坝。下旬，部队主力继续南下，执行《天（全）芦（山）名（山）雅安（安）邛（崃）大（邑）战役计划》。为保证后方安全和便于指挥，总部从前线来电，要省委负责，派我带有经验的干部和战斗力强的部队，尽快把留在阿坝的后方机关全部接到金川。我当时正在政府任粮食部长，因财政部长郑义斋同志到前线去了，所以也兼管后方的财政工作。

接到总部命令后，省委立即开会，决定把保卫局的苦工大队、妇女独立团和医院一部分组成两个担架大队，每队一千余人；把九军团的一部编成一个营，加上政府警卫营，组成战斗掩护部队，总共三千余人，统由我指挥。

要完成这次任务，困难是很大的。从金川到阿坝四百余里，沿途常有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纠集的藏族上层武装的袭击。在离下阿坝西南五六里的地方，有个险关叫格达寨，是我们此行的必经之路。卓斯甲、松岗、壤塘和四大坝等地的土司常在此汇集。刘文辉的一个旅曾在这里被藏人缴了械。这个旅的人员和当地土司的武装合在一起，组织了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。其中有两个马队，每队一百多人，装备着高头大马和“汉阳造”、英国花板枪，每人一把腰刀、一把标刀，战斗力相当强。标刀是用一根绳子吊着锋利的小刀，一甩丈把远，近战威力很大。这伙人在红军大部队南下经过这里时没敢妄动，等大部队一过，便把我后面的零散人员捉去，挖眼睛，割耳朵，残酷杀害，还搞掉了我们驻下阿坝的小分队。我们这次虽有三千余人，但战斗部队只有两个营，且对方占据着有利地形，要想从这里顺利过去，再把阿坝的几千名伤员和非战斗人员安全接回来，绝非易事。

在英勇的红军战士面前，没有打不破的关隘，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。在省委的动员下，转运队的同志们把一切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满怀信心，高度轻装地出发了。

经过五天艰苦行军，在一个下午，我们来到了格达寨南面山下。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隐蔽待命。随即派出几组侦察人员了解情况，自己带着营连干部隐蔽观察地形。在望远镜里，只见格达寨喇嘛庙像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猛虎，凶狠地骑在山垭上；一条石头小路狭得只容一人通行，像一条蜷曲的长蛇，紧贴着悬崖绝壁，由

南向北通向庙门；庙西怪石嶙峋，直插天际；庙东山势嵯峨，虎视眈眈，真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险。我们刚观察完，派出的侦察员先后回来了。他们报告，西面大山里隐蔽着两个整装待发的藏人马队，格达寨庙子里及附近山上埋伏着数千步兵。根据情况分析，对方不但企图吞掉我们，还很有可能利用马队同时奔袭阿坝。情况非常严重。我们必须尽快与阿坝的伤病员和后方人员汇合，可这个虎口般的格达寨怎么过得去？单靠我们两个营的兵力，在眼前这种情况下，硬打显然是不适宜的。那样做，既可能损失自己，也无法保住阿坝。

正在我们为过关苦心思索对策的时候，突然接到格达寨土司派人送来的一份请帖，要红军负责人去参加他们举行的欢迎晚会。这个情况来得太奇怪了，难道对方真的欢迎我们？显然不是。我们几个负责同志一商量，认为这是对方设下的一个圈套，想趁我们参加晚会之机来个突然袭击。不过，这也暴露了他们虚弱的一面，那就是害怕和红军硬战。经过反复研究，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机会，来个“将计就计”。由我和警卫营长带领四个连队赴会，到那里之后见机行事。留下两个连队和担架大队在一块，时刻做好战斗准备。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喇嘛庙附近。三个连队利用夜暗，迅速地占领了四周有利地形，控制要道口；一个连队随我和警卫营长由通司带路去见土司。一进庙门，活佛、土司头人和喇嘛都迎上夹道欢迎。在人群中，我一眼就看出有卓斯甲土司。此人我原来就认识，他身

高体粗，一脸横肉疙瘩。此时腰掖两把青锋亮刃刀，黑眉大嘴间，一对青眼溜溜转，显得既神气又奸猾。我暗暗提醒自己：今天这个“欢迎”可非同一般啊！

我把带去的连队安排在院里休息，自己和警卫营长在庙里与头人们闲谈。晚饭后，锅庄晚会开始了。五六十个穿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姑娘，和一些腰藏短刀的藏族小伙子，与我们手拉手围着一大堆火跳舞。我的左右手也被两个姑娘拉着。我从来跳不成什么舞，只好跟着她们，东一头、西一头地跑。跑一阵，又被领到一个大酒缸前，用两尺多长的竹竿伸进缸里去喝酒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浑身大汗了。因为怕露出腰里藏着的“十三太保”，我趁整理衣服之机，悄悄把枪插到裤腰带里面去了。又跳了一阵儿，他们搬出了酥油点心、无核葡萄干以及一盘盘人参果和奶渣来吃。点心都是英国式的，漂亮得很。看来，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不过，此刻双方的心都不在这上面，各自都另有打算。我的两个警卫员一直握着二十响驳壳枪，高度警惕地站在一旁，细心观察动静。此刻，山风呼啸，月色朦胧，山野静悄悄的。庙内刺耳的鼓乐声和嘈杂的欢笑声，一阵阵叫人心烦。为了达到过寨的目的，我们只得耐心坚持，沉着应付。熬到半夜，我提议该休息了。他们说不行，一定要尽欢而散。于是，舞场里又掀起一阵“狂欢”。

少顷，门外突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吵嚷声。我立即给警卫营长递了个眼色。他急忙带着一个通司向门外奔去。这时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盯着门口。卓斯甲土司不

慌不忙地端着一盘人参果走来对我说：“没有事，没有事，请吃点人参果吧！”还未等我接盘子，门口一群战士押着十来个藏族彪形大汉，气冲冲地走进来。其中一个战士提着一捆英国花板枪和短刀，向我报告：“刚才这帮家伙想冲进来破坏，被我们全部抓住。看，还扬言请我们吃‘人参果’呢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缴来的一袋子子弹往上一放。“啊，原来如此。配合得真巧哇！”我提起这袋子子弹，向卓斯甲土司扫了一眼。只见他脸色刷白，十分尴尬。我抓住这个时机，向主持晚会的土司主动进攻：“你看怎么办？”土司连连躬腰对我说：“本寺管束不严，请别见怪。”说罢，霍地掉过身去，在桌上猛击一掌，震得盘子里的人参果洒了一地。他气急败坏地朝着大汉们吼道：“熊崽子，统统给我拉下去宰了！”为了给下一步工作打下基础，我令战士们把抓来的人全部放了，把刀枪都还给土司，并警告说：“下次可不行啦！”土司们连说：“卡萨，卡萨！”正说着，警卫营长带着通司回来报告：“刚才在山垭口，来了一群马队，要冲进寺院抓什么汉人，被我们战士挡住。他们看道路堵死了，马匹无法通过，又听我们一再警告，不得已才退走了。”在我身边的几个土司想悄悄溜走。我看时机已到，便大声宣布：“晚会到此结束，大家回去休息。土司头人们请别走，我有事同你们商量。”于是，一场临时决定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。

等大家坐定，我说：“刚才，你们都看到了吧。希望你们不要搞小动作。红军消灭了那么多敌人，难道还在乎你们这几个人？我看还是坐下来谈谈好。”接着，我向

他们讲了红军的政策，并提出了以下谈判条件：党坝、松岗、格达寨、四大坝我们要驻部队；要保证我过往人员的安全，若丢了一个，要拿在座的是问；如若袭击红军，就将其彻底消灭；我们此去和回来时共两万人，需要他们帮助筹集十天粮食，回来时，伤员要借房子暂住。此外，还要借马队到阿坝接伤员到卓斯甲。他们除提出马队只到下阿坝外，其他条件都同意了。他们提出的条件是：保存其部队和马队；不损坏他们的寨子房屋；粮食由他们出面搞。我想，只要他们不与红军为敌，暂时保存其部队和马队也无妨。至于损坏寨子房屋，红军素来是反对的。粮食由他们出面筹集，那就太好了。于是，这几条我们都同意了。经过谈判，达成了协议。通司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好，交双方签字，各执一份。签完字后，我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。当握到卓斯甲土司时，我笑着说：“这下我们才真正该吃人参果啰！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几天后，当我们接后方机关和伤病员回来时，他们已按协议准备好了粮食、蔬菜，收拾好了房屋，又组织了一次盛大欢迎，还给我献了哈达。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天，离开时，我特地送给他们一条哈达。他们又送了三十顶帐篷、三十多头牦牛和毛驴。我们带着这些东西，告别了这个难忘的地方，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征途……

编者注：

本文节选自《星火燎原》丛书之（2）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。

百丈决战

徐向前

大敌当头

我军南下川西南作战，与蒋介石的“剿匪”大军，碰个正着。

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方针，包藏着“一箭双雕”的企图：一方面，彻底消灭红军，扼杀革命力量；另一方面，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，形成蒋家的一统天下。四川一地，正如诸葛亮所谓：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。”蒋介石早就垂涎三尺。他借着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，派大批嫡系部队入川，进而控制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势力，正力图把“天府之土”变成他的战略大本营。十月间，蒋介石确定结束其“剿共”指挥中心“武汉行营”的工作，正式成立“重庆行营”，宣布“指挥剿匪之军事重心，即移于重庆”。他鼓吹四川“不愧为